

颜斗作品集

大英雄

上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44.568
YD
:1
C-1

东51A-7

颜斗作品集之(12)

大英雄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①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2)
大 英 雄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24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506-560-X/I·168

定价:2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关山月奉命下山了，他的任务是找寻鹰叟的下落。神秘的鬼乡，神秘的鬼乡三宝，在偷剑还剑的过程中，他竟与鬼乡的公主有了感情。

神鹰五式，天下无敌，在北国武林，关山月大显神威，意外的获得了绿林盟主的位置，可这时关山月只有三天性命了，他会做些什么呢？

目 录

第 一 章	人有悲欢离合	1
第 二 章	鬼乡三宝兴风浪	46
第 三 章	咎由自取莫怪人	91
第 四 章	天涯芳踪何处寻	135
第 五 章	割肉喂禽祸得福	179
第 六 章	有缘千里来相会	224

第一章 人有悲欢离合

丹桂飘香，金风送爽的秋夜，万籁俱寂，四荒无声，一个青衣少年独步南阳道上，望着一轮明月，高挂中天，清淡的光辉，普照人宇，将大地化为银白世界，此情此景，即使他铁石心肠，也不禁起万缕幽思。

于是，他回想着……

连日的风雪漫天，深幽僻独的贺兰山，一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的地方，师父“贺兰山蛇神”交给他一件任务。

他说“关山月”一月之内，你无法把‘鹰叟’的下落探测清楚，你也将死于他乡……”

他于是跟同伴四人同时出发，同伴也有任务，但他们都不跟来往，因为师父对他最好，处处偏袒他。

虽然，贺兰山蛇神同样以死亡逼迫他，眼中却有怜恤的神色。

师父是谁？他不知道，他对她没有好感，她的脸上终年结冻着一层严霜，四位师兄背后称她贺兰山蛇神，他也如此地背后称呼她。

至于他的身世，是一个凄迷的谜，自从懂了人事时，就一直在贺兰山蛇神身边，他是同门师兄弟中最幼末的一

位，他开始学武，师兄们已有一身武功了。

初次离开师父，他很惊震惶乱，也很迷惑蒙茫，他不知道自己武艺已练成了，但却即刻出山？

是否沿道直行而下，饱尝风尘之苦，他也曾打听“鹰叟”的来历，没想到“鹰叟”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，因此他对任务便有一丝自信。

练武之人，一经提起“鹰叟”神色立刻显得钦敬慕，异口同声说：“不错，他老人家是个怪人，十多年没音讯了，我们怀念得很！”也有长舌的人，抓着他不放，口沫横飞，侃侃而谈。

鹰叟是个孤寂的老人，半生仗义行侠，深得天下百姓称颂。

鹰叟脾气怪诞，常做出使人惊诧的怪事，晚年长伴山水，竟感人生乏味，大有“活长了，不耐烦”之心，根据上两辈的人推算，他的真实年龄至少超逾百岁。

十余年前，鹰叟一度求偶，此事轰动天下武林，讽为旷古未有奇事，但不久却有一名门侠女自愿牺牲青春，陪伴老人。

年后，鹰叟突然发狂，连日击毙守门灵猿，遣散豢养十数十年之久，珍若性命的七头爱鹰，拂袖而去，至此以后未闻鹰叟再出现江湖。

这些都是沿路上所得到的千遍一律的回答，仿佛这段细琐的谣言，任何人都知之甚详，但却有别怀见地的人。

鹰叟生来是谜，逝隐亦同样是谜……

青衣少年边走边想，眼见限期渐至，却仍一筹莫展，

因而，他开始想像到这是一辣手的任务，如果是“轻而易举”的事，师父贺兰山蛇神无须假于他，她自己会办到的。

穿越一片林木，前头道路被一条宽河阻绝，他步至河畔，恰好河中有一只木船缓缓而来，于是他停待着……

倾刻工夫，木船近岸，一个黑脸汉子站在船头上向他招手，问道：“客官可要过河？”

青衣少年道：“是的。”

不等黑脸汉子说话，便大步跨进船上向舱中走去，黑脸汉子端了一杯热茶，笑道：“客官请用。”

他笑的时候，满口的黄牙，经年未洗，青衣少年十分讨厌，理也不理他，迳自去拂身上沙尘——

黑脸汉子碰了个软钉子，也不见怪，独自一人操桨撑船，于是木船但徐艇驰向对岸。

舱中的早有三数客人懒散坐着，这些庄稼客一个土味，平庸得紧，青衣少年懒得去理，找了个干净的所在坐下，闭目养神。

船至河心，忽地剧烈的摇幌起来，青衣少年讶然睁开一瞧，只见那操桨的撑船的黑脸汉子满面大汗的喃喃骂道：“该死的沙子越来越多，再过几年，撑船这口饭也休再吃了……

青衣少年挺身站起，行至船头，伸手捞过一根木杆，用力撑了几下，偌大的船只立刻摆脱沙困，轻闲平稳的继续前行。

黑脸汉子讶然瞧他一眼，道：“多谢客官帮忙，你渡

船资不用付了！”

青衣少年冷冷注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原有力气撑脱沙团的……”他从怀中摸出几块碎银，往他手中一塞，头也不回，行回舱中。

黑脸汉子脸色一阵，白一阵，呆呆站了好一会，才继续撑船……

青衣少年缓缓坐下，这撑船大汉的鬼心思也懒得去想，他早看出黑脸汉子是练过“几下子”的人物。

他的目光从舱外拉了回来，忽感觉右边一个黄衫人一瞬不瞬的注视他，他的目光才与他眼眸接触，便被他眼神慑住。

他并不惊慌，这种冷漠的眼光他早已习惯了，知道中原人材济济，遍地都是英雄豪杰，只要谨言慎行，他们是不会招惹自己的。

黄衫人慢慢把炯炯目光拉向舱外夜景，嘴角浮上一丝讥诮的笑意，伸腰打个哈欠，不再望他。

他突然感到极度倦，在闭眼的时候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睡意纠缠不去，猛地打了个盹儿，便在膝盖上昏睡去。

冥冥之中，大为奇怪，贺兰山风雨不断练了五年的内功，自觉已是不倒之铁人，竟经不起小小的疲困，不禁吃了一惊。

他收慑心神，妄想以“冲血去”冲去睡意，但是不行则已，一行之下，一股浓重睡魔立刻将仅有一丝灵智吹散。

他这一觉不知睡了多少时辰，待悠悠苏醒之时，面目

全非。

四周景像大大的改变了，那河川，木舟，撑船的黑脸人，懒散庄稼土客全不见了，一变为血红的日头，喧嚷的城市，行人穿梭，直如过江之鲫，沸鼎嘈杂，车水马龙，打成一片……

而他，竟在挤嚷喧哗的酒肆里，一时迷惑极端，不禁揉着眼睛，疑为隔日之梦，但不久，他却发现那目光炯炯的黄衫客就在身边，那俏薄的嘴角所晃露的讥诮笑意仍然没有消去……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黄衫人手指轻轻在额上划了一下：“昨天夜晚那撑船的黑脸汉子把你迷倒了，我把你救出来而已。”

“哦，他是坏人？”

青衣少年有点不敢相信，虽然那黑人汉子深藏不露，令人怀疑，但是那一张忠直浑厚的脸孔，以及不要自己付渡船钱的老实人行径，怎会是下三滥勾魂迷魄的恶的徒？

“上次我搭他的船，他曾玩了一票，我念他初犯，仅把他教训一顿，命他改过自新，他一口答应下来，是以这次路经此河，便特别的注意他的行动！”

黄衫人冷冷一笑又道：“想不到他仍痴迷不醒，以为如此挣钱容易，惹我性起，一掌将他毁了。”

青衣少年点点头，短短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

黄衫人道：“你年纪尚青，经验不足，虽有武功防身，仍然避免不了暗算，我年青之时同样吃了不少闷亏，你不

必多谢了。”

“要知江湖鬼魅魍魉，层出不绝，人无害虎之心，虎却有伤人意，历代以来，多少艺满出山的小辈英豪，皆于不知不觉中断送锦绣前途，故而我常说留下来的人都是油滑不沾的半仙了！”

黄衫人继续的说：“你是其中之一，本来在船只被困之时就不应露底，让那厮得知你的底细而下了多倍于常人的迷药，否则凭尊驾精修的内功，区区迷香，尚无法奈何得了你呢！”

青衣少年默不言，留心的听着他的话。

黄衫人注视他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能否告诉我？”

青衣少年见他目光闪烁，不由微微一怔，答道：“我叫关山月。”

提起自家名字，他不禁连想到：“世上的人都有父有母，姓氏自然由父母定取，我这关山月究竟是谁命名的呢？”

黄衫人微微颌首，慢条斯理的道：“我是风雷剑客上官鼎！”

说这话时，他脸上的表情是骄傲的，严厉的，他带着一脸得意的笑意去注视着这个后生小子，想从他神色中得一点“敬仰惊诧”之意来安慰自己半生风寒，从刀风剑雨中得一些光彩荣誉。

岂料，关山月听了“风雷剑客”大名，并没有露出惊讶的样子，仅仅注视他一眼，沉沉静静，不说半句话。

黄衫人大失所望，内心忽然有些愤慨，暗道我上官鼎混了一身名声，绿林宵小，闻风丧胆，你关山月无藉之名，区区无识智的后生小子竟敢不表示一点敬意，简直欺人太甚！

于是，他冷冷笑了一声，沉声说道：“昔年河北双凶，岭南四魅，金翅十八妖怪，长白独眼婆婆何等凶残嚣张，却被我上官鼎连合“剑中三英”围剿于八荒口，将之一一毙于掌下，嘿，仅此一役，江湖之上若有人提起我这个人来，至少也得谦让几分！”

要知他口中所说的“河北双凶”“岭南四魅”“金翅十八妖怪”“长白独眼婆婆”等人全是五年前轰动一时，无人不知的黑道魔头，上官鼎所以不惜掀开底子，无非想借此唤起关山月一点记忆，来满足成名之人必有的欲望，上官鼎成名多年，跟江湖之中所有成名人物一样，须要“崇敬”与“赞美”。

岂料，他的英雄事迹仍不为关山月接受，他似痴迷不悟，仅说道：“你仗义除害，不愧为百姓仰慕的侠客！”

风雷剑一点不感满足，他受人赞扬多了，这无关痛痒的赞语早已提不起兴趣，正想拂袖而去，酒店门口忽然大步走进一个胖大头陀，他这一来，酒肆内所有的顾客都停止谈话，愣着用一双惊恐的眸子望他！

大家仿佛早认识他了，当目光触及他煞所腾腾的脸孔时，不禁为之色变，心中直是惶惶不巡，生似大祸来临。

胖大头陀冷冷扫了众人一眼，解下背上木鱼，重重放在地上，开门见山便说：“掌柜的快出来，咱家今番要在

你这儿募化三百两银子!”

那巨大的木鱼敢情是纯铁打制的，其重不下数百斤，但胖大陀扛在肩上，却形同无物。

掌柜的颤巍巍的从柜内走了出来，在头陀身前一丈之地便停止不动，堆满一脸乞怜笑容，哀求道：“佛爷万请少募一点，近来生意清淡，入不敷出，手头上存不上几个钱，请你瞧在这点份上体谅小的……”

头陀凶睛立刻一翻，用洪亮的喝声打断他的话，不悦道：“掌柜的，你说什么笑话，佛爷定下的规矩，难道你一点不知?”

掌柜的吃了一惊，向后连退三步，还待哀求，头陀已满面怒容，在声叱道：“少说废话，究竟给不给!”

说着，双手往腰上一叉，凶狠狠的坐了下来，道：“三百两银子一经吾开口，一个也不许少，否则吾将你店门打烂!”

这时，酒店门外早已有一大群在看热闹，挤挤嚷嚷，指手划脚的窃语着，但却没有一个“勇”敢仗义打抱不平。

店内十数伙计噤如寒蝉，木然而立，心中却极盼的交出三百两银子，息事宁人，免得波及他人，多受活罪。

掌柜的打恭作揖陪笑脸，丝毫不能打动头陀的心，自觉好话说尽，求也没用，便死心塌地的转身去取银子。

忽地，四个年青小伙子排众而来，手中都持着棍棒之流的武器，怒气冲冲的直奔过来，口中喃喃漫骂道：妈的，出家人到处强行募化，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，算上什

么东西!”

年青年肝火盛旺，趁众人不备，互约而来，准备找头陀理论，但头陀毫不加理会，冷冷望着掌柜的道：“快点，佛爷还要募别家。”

四人勃然大怒，一声不响，箭步欺至头陀身边，举棍便打！口中大声喝骂道：“妈的，看你有几根骨头，打不死你！”

只听“碰”“碰”连声，头陀头上，肩上，背上挨了不少棍棒，每一下必有数十斤力道，可是他却丝毫不怒，任由的年青小伙子没头没脸的打。

风雷剑冷笑一声，自语道：“头陀原来练了一身硬功，怪不得胆敢这般嚣张，哼！”

四个年青小伙子打够了，奇迹却因此发生，头陀一身挨了数十棍棒，不但毫无痛色，甚至连脸色也未动一下，四人却杀猪般大叫起来，纷纷踉踉跄跄，跃撞而出，一霎间，各人手臂肿得老高，不禁心裂胆散，吓得呆呆站着，不敢动弹。

胖大头陀头也未回兀自盘坐地上，口中却嘿嘿冷笑道：“小伙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小苦头就是教训，看你们下次还敢得罪佛爷否？”

风雷剑客暗想：“头陀心性凶毒，竟用内家硬功将四人震伤，看来咱家不出面干涉是不行的了。”

主意打定，人已霍然离座，缓缓朝他走去。

岂料，身侧的青衣少年关山月已先他而去，大步行至头陀身前，关山月说道：“你知道这种行为是极端不对的

吗？”

这句问得十分奇怪，只听头陀嘿嘿冷笑道：“你有本事，先把佛爷木鱼举起来，再指责佛爷不迟！”

说完话，动也不动一下，显然轻视之至。

青衣少年不再说话，行至巨形木鱼身前，两指伸入木鱼小洞内，霍地连劲也不费把木鱼提了起来。

一霎间，众人喝采，响彻云霄。

仿佛，这一举久无破例，大出人意料之外。

喝采声中，青衣少年提起巨形木鱼，排开众人，将那数百斤重的铁木鱼掷在废物堆里，然后缓缓走回酒店。

这时，有人高声欢呼道：“恶头陀碰到对手了，恶头陀碰到对手了。瞧，那木鱼已被他丢进垃圾堆里，哈哈……”

胖大头陀原先已在惊心，再吃这呼声一激，顿时走上了起来，满面凶恶的喝道：“看不出你小子果然有点门道，哼哼，你既然敢跟佛爷作对，想是不打算再活下去了。”

说罢，呼地拍出一掌，击向青衣少年胸脯，这掌劲势威猛，隐带风雷之声，众人惊而注视时，青衣少年已斜斜退了半步。

只听他鼻孔哼一声，翻掌迎去，接着“碰”的一响，头陀立刻向后退了一步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恶狠狠盯他一眼，转身便走，钱也不要了，青衣少年怔怔望着他的背影，不知他为何不顾而去。

四周一片炽烈的喝采声，令他不得不假意笑一笑，向众人挥手致谢，风雷剑不知何时，来到他的身后，伸手伸

着他的肩膀，哈哈笑道：“你内功不弱，若假以时日锻炼，必能出人头地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谢谢。”

风雷剑客笑声一停，郑重的道：“这恶头陀吃了些小亏不顾而去，必有他的心机，你且要小心才是。”

掌柜老汉惊魂甫定，一见青衣少年赶走恶霸，无疑省了一笔花费，心中喜极，赶紧疾走上前，当头一揖，说道：“大侠仗义救难，此恩此情，叫小的不知如何报答得了，但求多息一刻，小的吩咐手下取……”

青衣少不待他说完话，便从怀里摸出五两银子，往柜台上一放，转身就走。

掌柜老汉怔忡了一下，方要开口说：“不要，大侠不必付帐！”青衣少年已排开人群，走出数十丈远了。

风雷剑客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又惊又讶又迷疑，暗想这姓关的真是怪人，称混好半生江湖，还未见这种人！

他脑中忽然闪过一片灵光，忖道：“从他外表看来，沉默之中富有机智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，并还有一身出类拔粹的武艺，何不推荐给大哥“紫雷剑客”，他此刻正值多难之时，若有这样一个帮手，至少可减少一分危险！”

心念打定，便撒开脚步，疾赶上前。

青衣少年独自一人低头赶路，他脚步快速，倾刻间便到了郊外，这时，身外四周都是丛密林竹林。

他忽然停止走动，抬起炯炯发亮的目光向那深远辽阔的竹林注视着，好似有所发现……

那地方顿时起了一阵骚动，从一条羊肠小道中陆续走

出五个人来，当中一人正是那强行募化的凶恶头陀，他才现身就冲着青衣少年冷笑道：“该死的小狗，你敢多管闲事，今番叫你粉身碎骨。”

青衣少年毫不睬他，迳自悠闲的打量他身边的人，只见位于左侧的年约四旬，生得鹰鼻鸡目，凸额兔唇，颌下留着一络山羊胡须，此人身穿锦布宽袍，腰悬七星宝刀，大步阔行，显得精神饱满，沉若山岳。

右侧的一人脸色惨白，头发蓬乱，身材枯瘦修长，活像一根没叶竹杆，他还是个独眼龙。

青衣少年目光与他凶睛对个正着，只觉他真力充沛，内功深不可测，绝非平常之人可比。

第三人全身玄色道装，头戴黄梁冠，脸胖肢长，手把拂尘，走动间前足长，后足短，一拐一拐地至为可笑。

四人狠霸霸地在他面前一站，截断他的去路，只听胖大头陀大声喝道：“小狗听着，这三位就是当今鼎鼎大名的武林高手，七星怪客，独眼神蛛，飞钵道人，你一个藉藉名的江湖小辈能死于吾等之手，也不算冤枉丢人啦！”

青衣少年情知难免大斗一场，也不多说话，兀自伸手摘下一根竹枝，昂然向四人迎去。

首先“七星怪客”怔了一下，他纵横江湖多年，阅人无数，却从没见这样不知死活的人，不禁微微动心。

胖大头陀见他手持一根竹条，企图以一敌四，内心勃然大怒，“哼”的一声扬掌劈去，青衣少年闪身让过，未待还手“七星怪客”已横刀砍去。

他四人在江湖名气不小，由于臭味相投，很快的就沉